

# 塞尔玛与路易丝<sup>\*</sup>

〔美国〕凯莉·库里

蔡小松译

餐厅。午餐时间。侍者们走马灯似地穿梭往来。女侍路易丝·索耶身穿白色制服，红头发上别着漂亮的白色发饰。她来到一位带着孙子的老太太桌前，两人亲切地打了声招呼。

老太太：请给我照老样子上菜。

路易丝为两个喷烟吐雾的小姑娘写菜单。

路易丝：你们抽烟年纪还太小。这会像性一样上瘾的。

姑娘们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刚离开她们，路易丝就贪婪地深深吸了口烟，拨起了电话号码。

迪金森家。塞尔玛正在做早饭。电话铃响了。

塞尔玛：我去接！——她朝外面喊了一声，抓起话筒。

餐厅。路易丝背对着餐厅打电话。

路易丝：怎么样了，家庭主妇？

大厅里人声嘈杂，令她无法交谈，她走进休息室，站在水箱前，看着鱼儿游来游去，做了个鬼脸。

路易丝：那你什么也没对他说？塞尔玛，天啊！他到底是你什么人——丈夫还是父亲？（可以感到路易丝强忍着怒气 你可真行！你就说，我的神经要崩溃了，需要休息。

迪金森家的厨房。

---

\* 该剧本转译自俄罗斯《电影剧本》杂志 1994 年第 4 期，俄译者为格·克拉斯诺娃。——编者

塞尔玛:我倒不在乎达里尔怎么想。(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脸上露出惊慌的神情) 路易丝,你是从班上打的吧?待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一个年轻的黑发男子冲进房间,看样子他赶着去上班。

达里尔:见鬼,塞尔玛,为什么你老是大喊大叫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受不了你这么嚷嚷。

塞尔玛:我怕你会上班迟到。亲爱的……(塞尔玛看到丈夫在镜子前精心修饰,欲言又止,达里尔却还等待下文) 祝你今天顺利,亲爱的……

达里尔:我的天哪!——达里尔扫兴地叫了一声。

塞尔玛扑到丈夫身旁,帮他扣上表链,一边讨好地望着他的眼睛。

塞尔玛:晚上要不要做个特别的菜?

达里尔:用不着,塞尔玛,晚饭吃什么我无所谓。也许我根本就不在家吃饭呢。今天可是星期五……

塞尔玛:可谁会在星期五买汽车呢?眼看到周末了,大家都无心工作了。

达里尔:幸好你不是经理——达里尔挖苦道。

房前的院子。达里尔走出家门。两名建筑工人正在用混凝土铺路。达里尔身子一滑,摔倒在地。这让他勃然大怒。

达里尔:霍梅尔,看你干的好事?我要上班去,你却弄得一地烂泥。大清早就不得安生!

达里尔从车库里开出自己那辆红色轿车。

达里尔:但愿你这家伙五点以前就离开这里。不,最好三点以前。

汽车呼啸着驶上公路。

饭店。电话铃响了。一位侍者拿起话筒,脸上露出调侃的笑容。

侍者:午安。您要找路易丝?对,她在班上。是塞尔玛吧?小猫咪,什么时候和我去约会呀?

路易丝一把夺下话筒。

路易丝:快不了。这个周末她要和我约会……(路易丝转过身,背对着他,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我两点半去接你……

迪金森家。

塞尔玛:咱们去哪儿?

餐厅。

路易丝:进山。一定带几件暖和的衣服。那里可能很冷。待会儿见。

路易斯脱下制服,走上街头。她坐进一辆老掉牙的蓝色“雷鸟”。

迪金森家。塞尔玛在屋里手忙脚乱。她仍然披着大褂,满头卷发器。她打开衣柜,拿出几件夏天穿的连衣裙,又把一抽屉的内衣倒进箱子。两只手指小心翼翼地拎出一只手枪,放到一大堆的东西里。

路易丝的房间。路易丝像士兵一样麻利地将物品收进一只小小的手提箱里,然后走到桌前,把一张正在自动应答机前录音的男子的照片收起来。仔细地打量房间之后,走进厨房,认真地擦洗一只玻璃杯。当路易丝在镜子前试穿新夹克的时候,她的表情既专注又严肃。

迪金森家门口。塞尔玛已经守着一大堆行李——两个箱子,几只提包,一盏灯,一副渔网和几根钓竿等候女友的到来。

路易丝:你好,塞尔玛。灯咱们用不着。屋子里有电。

塞尔玛:以防万一。要是那里突然有个疯子把电线割断了怎么办。到处都有那么多白痴。

路易丝:你的想像力可真丰富——带了这么多东西!

塞尔玛:不要紧,会用上的……

把塞尔玛的行李拖上汽车,路易丝甚至微微喘息起来。上车之前,她取出一架自动成相像机。塞尔玛凑到女友身边。照片上映出两人的笑容。

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路易丝40岁左右,面庞紧张而消瘦。大大的褐色的眼睛疲倦地、不信任地注视着世界。塞尔玛比她大约年轻十岁。虽然个头很高,她看起来却异常柔弱。圆乎乎的脸蛋上可爱的小酒窝无不显出她性情温和,胸无城府。

“雷鸟”在公路上疾驰。路易丝坐在方向盘后,聚精会神地盯着路面。塞尔玛在书包里翻来翻去,取出手枪,递给路易丝。

塞尔玛:路易丝,还是你来保管这支手枪吧……

路易丝看见递过来的手枪,吃惊地闪开身子。

路易丝:为什么你老随身带着它?

塞尔玛:你知道啦,现在到处都有变态狂、杀人犯,山里有熊,有蛇……可是我不会用。所以还是你拿着吧。

路易丝:把它扔到我的提包里,忘了它吧……

阳光直射在汽车上。塞尔玛脱掉上衣,只穿一件漂亮的白色吊带裙。

塞尔玛:你倒是说说,那是谁的房子?

路易斯:是鲍勃,我们那个上日班的老经理的。他正在闹离婚,他妻子把那套房子抢过去了,不过钥匙还在他手上。所以他让所有的朋友都过去玩。

塞尔玛:我有多长时间没出过门了……

路易斯:达里尔怎么会放你出来?

塞尔玛: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路易斯从座位上跳起来,吃惊地望着女伴。

路易斯:这就是了!塞尔玛,他会打死你的!

塞尔玛:反正他也不会让我走。他哪儿都不让我去,从来不知道让我开心,就想我呆在家里。他自己老在外面胡混,谁知道都干了些什么。

路易斯:那你回头怎么对他说?

塞尔玛:我给他留了张字条,插在微波炉上了。他回来会看见的。

路易斯听到女伴的讲述,赞许地笑了。

塞尔玛好像感到有些无聊。她发现一包香烟,就拿出一支,装出抽烟的样子,从镜子里打量自己。

路易斯:塞尔玛,你在干什么?你可是抽烟的……

塞尔玛:现在我自由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

路易斯:不行。咱们出来得就晚,得趁天没黑赶过去。

塞尔玛:这有什么区别?咱们是来休息的。停一停吧,我好久没去过别的地方了。

塞尔玛苦苦央求,路易斯同意了。

夜晚。大街小巷灯火通明。汽车驶离公路,来到一座小城,停在一幢灰颜色的建筑物前。这是“银箭”餐厅。两人走进门。有几个男人边打台球,边在柜台喝酒。路易斯不喜欢这里。她戒备地环顾四周。

路易斯:这种地方得克萨斯有的是。

塞尔玛:这屋子怎么样?

路易斯:嗯哼……

两人找到一张空桌子,一位年轻的女侍马上迎上前来。

女侍:喝点儿什么,姑娘们?

路易斯:不了,谢谢。

塞尔玛:我可想喝点儿……来杯不加冰的威士忌和乌龟酒。

路易斯:行了,塞尔玛……

塞尔玛:咱们到底是不是在度周末?我想喝,就这样。

路易丝:那好吧!不过我看不惯你这副样子。平时你那么安静……

塞尔玛:我可烦透了安安静静的。你自己说过:找个地方,放松自己。我就是在放松自己,所以你还是有心理准备吧……

路易丝吃惊不已。而塞尔玛自我感觉好极了。她脱下上衣,理了理头发,兴奋地左顾右盼。

路易丝:好吧。我也喝。来杯“马格丽特”鸡尾酒和不加冰的威士忌。

一个样子蛮横,个头高挑的男子离开柜台,不请自来地坐到空椅子上。他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塞尔玛身上。

哈伦:两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在这里做什么?

路易丝:这是我们的事。不该你管的少插手……

路易丝又点起一根香烟。看上去,这个没有礼貌的小伙子惹恼了她。塞尔玛想缓和一下女友粗暴的态度。

塞尔玛:我们打算轻松轻松。路易丝生男朋友的气,他是个音乐家,老是和自己的乐队出去演出,把路易丝留在家里等他。我们来这里吃点儿东西。

哈伦:那你们可找对地方了。你们喜欢吃“辣椒”吗?这儿做的棒极了。

女侍:你干嘛缠着姑娘们?

哈伦:我没缠着她们。只想和她们套套近乎。

女侍:她们最好别认识你,哈伦……

塞尔玛:这么说,你叫哈伦?和我叔叔的名字一样……

哈伦:你的叔叔讨人喜欢吗?如果他讨人喜欢,我们俩就更像了。

哈伦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塞尔玛的眼睛,一只手放到她的膝盖上。路易丝看见他的动作,火冒三丈。她嘲笑地向哈伦脸上喷了一口烟。

路易丝:我并不想无礼。不过我想和我的女朋友私下谈谈。

哈伦:我明白,明白。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只不过两位这样的美人儿坐在一边冷冷清清,让人看不过去。可你(对塞尔玛说)走之前别忘了和我跳个舞。不然我会生气的……

塞尔玛:那当然啦。

路易丝(责备地看着塞尔玛):怎么,你没看出来他对你不怀好意?

塞尔玛:这有什么!你当了五年服务员,当然是刀枪不入了。放心吧,不然我要发脾气了。

路易丝:好吧, 好吧。

舞台上出现了一位抱着吉它的年轻歌手。一听见音乐, 塞尔玛便从桌旁跳起身, 拍着巴掌, 翩翩起舞。路易丝靠近她。

塞尔玛: 咱们去活动活动筋骨。要是达里尔现在能看见我该多好。

路易丝: 你怎么不让他滚远点儿?

塞尔玛: 你为什么不让吉米滚远点儿? 吉米回来会给你打电话, 替你着急, 等你星期一一露面, 他就乐得把你捧在手心里。现在咱们可要放开了高兴高兴……

她们准备去跳舞, 这时女侍又在桌上放了一份酒水。

女侍: 这是哈伦送的。

塞尔玛明显活泼起来。她给自己和路易丝各倒了一杯酒。两人干了杯, 走向舞池。半路上哈伦轻巧地搂过塞尔玛, 剩下路易丝孤零零站在一旁。

哈伦搂住塞尔玛的脖子, 拉到身边。他们开始随着音乐起舞。塞尔玛喜欢跳舞。她笑容满面, 时不时从瓶中啜一口酒。一个客人拽住落单的路易丝。但他笨拙的动作使他们的舞蹈更像是出洋相。哈伦和塞尔玛舞姿轻松协调, 仿佛每天一起练习似的。音乐换了新节奏, 舞蹈变成了比赛。

终于, 乐声沉寂。路易丝如释重负地离开笨手笨脚的舞伴, 回到桌前。塞尔玛并不急于回到女友身边。她与哈伦跳起了又一支舞曲。路易丝不耐烦地走到两人身边。

路易丝: 喂, 塞尔玛, 我去趟洗手间, 然后咱们就出发。

塞尔玛无所谓地挥了挥手。

塞尔玛: 我准备好了。

塞尔玛和哈伦跳着舞, 转了几圈, 突然无力地倒在他身上。她满头大汗, 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塞尔玛: 我头晕, 我要坐一坐。

哈伦: 最好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哈伦搂住塞尔玛的肩头, 扶她向门口走去。

路易丝回到桌旁, 没有看见女伴, 向女侍寻问。

女侍: 他们在那边跳舞来着。

“银箭”餐厅门前。塞尔玛一边用手绢扇着风, 一边走来走去。她感觉好多了。哈伦抱住塞尔玛, 把她放在车前盖上, 开始拥抱她, 吻她的脖子, 抚摸

她的大腿。

清醒过来的塞尔玛开始反抗,这越发刺激了哈伦。

哈伦:我不会伤害你的。你的身材可真棒!

塞尔玛:不,请你等等,我已经结婚了。

哈伦:那有什么!我也结婚了。

哈伦撕开塞尔玛的连衣裙。塞尔玛打了他一记耳光。哈伦扇了她几巴掌,粗暴地将她推倒在车前盖上,掀起她的裙子;用颤抖的手指拉开自己裤子上的拉链。

塞尔玛哭起来。

塞尔玛:住手,请你住手。路易丝这就过来。

哈伦:你和你的路易丝见鬼去。安静点儿,母狗!住嘴,听见没有,住嘴!

塞尔玛:哈伦,我求求你,住手。别这样。

哈伦:你这只倒霉的小母狗!

路易丝走出餐厅,正好看到这一幕。她的手枪马上抵在哈伦的脑袋上。

路易丝:放开她。

哈伦:给我从这儿滚开!

路易丝:我跟你说了,放开她,否则让你脑袋开花。

哈伦放开塞尔玛,她从车盖上爬下来,低声抽泣着躲到旁边。

哈伦:我不过想开开心罢了。

路易丝:你这种开心的观念太奇怪了!以后你记着:如果一个女人哭成这样,说明她根本不开心。

路易丝朝汽车的方向退了几步,手里的枪始终瞄准哈伦。哈伦已经从惊吓中缓过劲儿来,恢复了常态。

哈伦:你这母狗。就该从你下手。

路易丝:你说什么?

哈伦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哈伦:我说你能让我舒服。

路易丝怒不可遏。她像梦游一般扣动了扳机。哈伦的尸体慢慢下滑。塞尔玛惊恐地跑向汽车。

路易丝走到厚颜无耻的哈伦身边。

路易丝:闭上你的臭嘴,老兄——她咬牙切齿地说道,转身朝汽车走去。

死去的哈伦背靠汽车的散热器,坐在地上。在他白衬衫上心脏正中的部位,一个红色的污点渐渐扩散。

入夜。“雷鸟”在公路上疾驰,几乎撞在一辆大卡车上。

司机:看着点儿,往哪儿开哪,笨蛋!——他的车紧随其后。

塞尔玛开着车。路易丝坐在旁边,像石像一样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盯住放在膝头的手枪。塞尔玛偷偷瞥了女伴一眼。塞尔玛的模样十分可怕,漂亮的发型荡然无存,头发一绺一绺地耷拉着。嘴唇上还有干涸的血迹。

塞尔玛:路易丝,路易丝,咱们该怎么办?

路易丝:我不知道。别说话,让我想想……

塞尔玛:要不,咱们上警察局?把一切都告诉他们。

路易丝:告诉什么?

塞尔玛:说他想强奸我。

路易丝:可你一晚上都在和他跳舞,又搂又亲的。谁会相信我们,塞尔玛?停车……快……

路易丝跳到路旁,大吐不已。她觉得轻松多了,便重新坐到驾驶座上,头靠方向盘,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塞尔玛低声啜泣。路易丝解下脖子上丝巾,为她拭去脸上的血迹,好像塞尔玛是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

路易丝:咱们停车,去喝杯咖啡。等我有了精神,想想今后怎么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夜晚。公路。汽车停到一家小咖啡馆门前。

咖啡馆。两人坐在临窗的小桌旁。路易丝疯狂地吸着烟,塞尔玛一边喝咖啡,一边试图使自己恢复正常。

路易丝:关键是不能慌,不然我们就完了。没有人看见我们,没有人知道是我们干的。眼下咱们的情况还没那么糟。最主要的是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塞尔玛的泪水夺眶而出。

塞尔玛:不,你想想吧,咱们的假期成什么样了。我还以为能好好休息休息呢……

路易丝扬起头,责备地直视塞尔玛的脸。

路易丝:别想这件事了……你最好别开口。

塞尔玛:怎么,难道这全是我的错?

路易丝没有回答,但她脸上的表情说明,她确实这么想。塞尔玛懂得她



的意思。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咖啡杯碰翻在地，发出一声巨响。塞尔玛泪流满面。

路易丝仍坐在桌旁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团团蓝灰色的烟雾笼罩了她。

夜晚。迪金森家。窗外的月光使屋内的家具蒙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塞尔玛临走时留下的纸条引人注目地别在微波炉上。达里尔还没有看到。

“银箭”夜总会门前的马路。哈伦的尸体被装进塑料袋。

一晚上都在照应两个女伴的女招待，正在和警探哈尔·斯洛科姆交谈。警车上的灯光映得周围忽红忽蓝。

哈尔：你能认出她们吗？

女招待：那当然。不过请相信我，那两个姑娘不是杀人犯。

哈尔：你又不是专家，只不过是证人……为什么肯定？

女招待：亲爱的，你要是干上十年女招待，看人绝对不会看走眼的。哈伦这种下场不过是迟早的事……不在酒吧，就在停车场。

哈伦：你看是谁干的？

女招待：你最好去和他妻子聊聊。她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哈尔：那你的看法呢？

女招待：推理？也许，是他以前的某个女朋友，不然就是谁的丈夫。不关那两个姑娘的事……那个年纪大点儿——个头儿矮一些的——给了我不少小费呢。

哈尔：你有没有注意到，她们开的什么车？

女招待：亲爱的哈尔——这儿是夜总会，不是什么露天小酒馆，我可不上外头去……

哈尔：你可以回家了……

女招待：这么说问完了？你是不是该做东，请我喝一杯？

警探毫不理会她的提议，坐进汽车。

女招待：听着，那两个姑娘都不可能杀人！——她冲着开走的汽车喊道。

咖啡馆门前的街道。路易丝站在电话亭里拨号。

自动应答机的声音：我是吉米。我不在家。

咖啡馆。洗手间。路易丝走到镜子前面整理头发。她专注地端详自己的面容，发现腮上有一滴干涸的血迹，便拼命地用手擦去。然后走到卫生间门口，不耐烦地敲了敲门。

路易丝:哎,塞尔玛!快点儿出来。咱们该走了。

塞尔玛听话地跟着女友。

清晨。公路。路易丝开着车。塞尔玛漠然地坐在旁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来她还没有从昨天的惊吓中恢复过来。

路易丝:咱们需要钱。你有多少钱?

塞尔玛从口袋里掏钱,正点钱的时候,一阵风从手里吹走了两张钞票。

塞尔玛:本来有 62 美元,只剩下 41 了。

路易丝:我们需要很多钱。

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路易丝刚刚洗完澡,湿漉漉的头发一绺绺的搭在肩头,身上裹着一条大毛巾。她干练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打开行李。塞尔玛张皇失措地望着女友,然后躺到床上。

塞尔玛:你干什么?咱们不是睡一觉就走吗?

路易丝:我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塞尔玛:那你有什么主意了?

路易丝:你怎么回事?难道这和你没关系吗?

塞尔玛:当我的朋友打死人的时候,我能怎么办?

路易丝狠狠地盯着塞尔玛。

路易丝:听着。我在想该怎么办,可你连动都懒得动,就知道躺着!

塞尔玛坐起身,走上阳台。

塞尔玛:我说去警察局,可你却说:“不”!

路易丝沉下脸来。

路易丝:咱们何必着急?警察会找上门来的。

塞尔玛回到屋里,躺在床上,痛哭流涕。路易丝感到自己有些过分,便温柔地摸了摸塞尔玛的手。

路易丝:对不起。我还没有做好进监狱的准备。(阳台下面的游泳池里,平滑的水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池水湛蓝湛蓝的。要不,你去游泳池游会儿泳,散散步,我来想想,今后怎么办。

塞尔玛刚一离开房间,路易丝便拿起电话,一边拨号,一边步上阳台。看见塞尔玛拖着一只大箱子,路易丝亲切地冲她挥挥手。塞尔玛坐下来,打开衣箱,翻来翻去。路易丝把听筒凑近耳边。

路易丝:吉米!我可找到你了。

吉米家。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像运动员一样魁梧的黑发男子。他看上去焦急不安。

吉米:你在哪儿,见鬼?

汽车旅馆的房间。

路易丝:嗯,一切正常。你怎么样?好久没见了。

吉米家。

吉米:你的声音真奇怪,好像是从别的城市打来的……

汽车旅馆的房间。路易丝从阳台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她的脸痛苦的扭曲着——她想放声大哭,但却不得不拼命控制自己,竭力保持正常的语气。

路易丝:是啊,吉米,我现在不在城里……我遇到大麻烦了……你简直想像不到,我的麻烦有多大。

吉米家。吉米从椅子上站起身,抱着电话机,在屋里踱来踱去。

吉米:也许你能说说,出什么事儿了?我回来以后,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塞尔玛和你在一起吗?

汽车旅馆的房间里。

路易丝:听着,吉米。我在银行里有6,600元钱。我没法把钱取出来,你也不行。但我很需要钱。你能借给我这么多钱吗?回头我就还你。

吉米家。

吉米:路易丝,出什么事儿了?你能解释一下吗?

汽车旅馆的房间。

路易丝:反正出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不过事情很糟糕。你会帮我吗?(路易丝沉默了一下,想了想)吉米,你还爱我吗?

吉米家。

吉米(有几分匆忙地):是的,是的,我爱你,宝贝。

汽车旅馆的房间。

路易丝:那就让这件事全都见鬼去吧。你帮我把钱汇到“维代尤尼”就行了。在俄克拉荷马州,吉米。

吉米家。

吉米:那你现在在俄克拉荷马了?

汽车旅馆的房间。

路易丝:还没有,不过马上去……

吉米家。

吉米:过一小时左右你再给我打电话,我通知你,钱汇到哪个银行。

汽车旅馆。游泳池。塞尔玛穿着一件带花边的轻薄的泳衣躺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她手捂着脸,伤心地抽泣。

路易斯将车开到游泳池边。她冲到塞尔玛身旁,对她耳边大喊一声。塞尔玛吓得一跃而起,发出绝望的号叫。等她明白过来,便抓起自己的箱子,向汽车跑去,箱子盖儿都没来得及关上。

警察局。哈尔正在和上司交谈。

上司:假如这两个女人不是杀人犯,最起码她们可能是目击者。你认为,她们已经离开本州了吗?

哈尔:完全可能。

上司:那就通知侦查组,把情况通报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也做点什么。

汽车在公路上飞驰,前方彩霞满天,蔚为壮观。路易斯开着车。塞尔玛坐在旁边,心里很矛盾。终于她鼓起了勇气。

塞尔玛:路易斯,你可千万别生气,咱们这是上哪儿?

路易斯:俄克拉荷马。吉米会把钱汇到那里。

塞尔玛:你已经和他谈过了?什么都告诉他了?

路易斯:我什么都没说。你要是给达里尔打电话,也不要多说。他老是听风就是雨的。

塞尔玛:我夜里四点给他打过电话,他不在家。所以我不明白,他凭什么对我发火。应该我对他发火才是。

路易斯沉默了片刻。

路易斯:我要去墨西哥。我需要两天半的时间,不过我会到的。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你也一样。所以必须下决心。

塞尔玛惶惑地望着女友。她还不习惯自己拿主意。见到塞尔玛犹豫不决,路易斯气不打一处来。

路易斯:咱们一有麻烦,你就变得神志不清,要么就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情况不同了。咱们的生活全都变样了。我一个人去墨西哥好了。

塞尔玛沮丧地低下脑袋。

汽车停在一个小镇里。路易斯马上走进电话亭打电话。

吉米家。他躺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神色忧悒。铃声一响,他

马上抓起话筒,从沙发上站起来。

吉米:路易丝,我还怕你不来电话了呢。钱我弄到了。支票刚刚兑付,因为今天星期天。夜总会老板帮了大忙,我对他说准备买车。钱汇到“流浪者”旅馆。地址是:北 23 街 921 号。你就说:“桃子”。

电话亭。

路易丝:让我说什么?

吉米家。

吉米:桃子。

电话亭。

路易丝:这是什么意思?

吉米家。

吉米:这是——暗号。我想你,我的桃子。

电话亭。

路易丝:谢谢你,吉米。我非常感谢你。

商店。塞尔玛买了许多 50 毫升装的小瓶威士忌。售货员数不过来,提议她买两大瓶,但她拒绝了。

路易丝走出电话亭,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路易丝气鼓鼓地从他身旁走过,与拎着大包小包的塞尔玛撞个满怀。

路易丝:去给达里尔打个电话(塞尔玛脸上闪过一丝惊奇)。你就说,你过得很好。明天晚上就回家。

塞尔玛:我回去吗?

路易丝:我不知道……我自己不打算回去……啊,对了,买报纸。

路易丝向旁边的报摊走去,塞尔玛进了电话亭。

迪金森家。达里尔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啜着啤酒,欣赏电视转播的橄榄球比赛。电话响了。听见妻子的声音,达里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达里尔:塞尔玛,你跑到哪儿去了?

塞尔玛:我和路易丝在山上休息,我们钓了鱼……

达里尔:你疯了吗?我下班回家,你却不知溜到哪儿去寻开心……

塞尔玛:我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橄榄球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达里尔把妻子抛诸脑后,兴奋地加油助

威,在电视机旁手舞足蹈。

达里尔(橄榄球迷:冲啊,冲啊,真臭!

塞尔玛顺从地守候在电话另一端。终于,达里尔想起了中断的谈话。

塞尔玛:我们还要在这里呆一天,去钓鱼……

达里尔:不行,你今天回家。听见没有?马上回来……赶快……

塞尔玛脸上现出坚定的神情。

塞尔玛:达里尔,你毕竟只是我丈夫,不是我父亲,明白吗?

达里尔:这全是路易斯的影响。要是你今晚不回家……你自己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塞尔玛:去你妈的!

听到妻子的回答,达里尔大惑不解地看了看话筒,把它扔在电话机上。

塞尔玛走出电话亭,撞在一个坐在地上,背着绿色大书包的小伙子身上,险些摔倒。小伙子跳起身,连连道歉。他非常年轻,彬彬有礼,穿着牛仔服,金头发上戴一顶白色宽边帽。塞尔玛仍然回想与达里尔的谈话,匆匆扫了他一眼,便上了汽车,抽泣起来。为了摆脱满腔愁绪,塞尔玛取出化妆盒,描了描眼睛,又在后视镜里照了照。她注意到戴白帽子的年轻人,看看自己打破的嘴唇,又抹了点儿口红。

这位名叫 D. J 的小伙子踏着坚定的步伐朝汽车走来。他敲了敲车门。塞尔玛颇有兴味地打量着他。

D. J:对不起,小姐。能问问您去哪个方向吗?我回大学迟到了。如果您顺路的话,能不能捎上我?对了,大家都叫我 D. J……

塞尔玛:照我的理解,我们要去俄克拉荷马。

D. J:差不多和我同路。我将会非常感激您的。

塞尔玛脸上掠过一丝疑惑。

塞尔玛:您知道,这我决定不了。这辆车是我朋友的。我想,她不会答应。不过可以问问她,反正也不会有更坏的结果。

路易斯手拿报纸走过来,嘴里嚼着巧克力。发现有陌生人在场,便毫不客气地盯着他。

塞尔玛:这个年轻人上大学迟到了。也许我们能带上他……

路易斯: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她硬梆梆地答道。

塞尔玛还想劝说路易斯,但路易斯不为所动。看上去小伙子也并不介

意。他客客气气地祝两位女士一路顺风。作为回答,路易丝一脚踩下油门,汽车向加油站飞驰而去。

路易丝(对加油工:加满油。

塞尔玛:也许可以带上那个小伙子……

路易丝:你还是讲讲,达里尔说些什么吧。

塞尔玛:他说“塞尔玛,你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只要你自己快活。你和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是该歇歇了。我爱你,塞尔玛。”(塞尔玛打开买来的第一瓶威士忌,几乎一口喝光 你说,咱们是不是快到你的墨西哥啦?

路易丝满意地笑了。

“雷鸟”沿着风景如画的公路行驶。路边一侧是松林,一侧是无边无际的绿色的田野。

塞尔玛:真可惜没带上那个小伙子。作个伴儿嘛……他的屁股可真棒!

路易丝:我可没空儿注意他的屁股。

塞尔玛:瞧达里尔的屁股,都能放下一辆汽车了。

路易丝:对不起,我可没情绪讨论这个话题,而且现在咱们并不需要车上有年轻人。

轰隆作响的火车挡住了汽车前方的道路。两人不得不大声喊叫,好听见对方的话。

路易丝:拿着这张地图,找找从俄克拉荷马绕到墨西哥的路。挑小路,免得引人注目。

塞尔玛:我想,81号公路正合适……咱们先到达拉斯,然后……

路易丝:不,我不去得克萨斯。

塞尔玛:你想绕过得克萨斯去墨西哥?这不可能。

听到“得克萨斯”这个词,路易丝情绪有些激动。

路易丝:塞尔玛,你非常清楚我对得克萨斯的看法。

塞尔玛:我知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总该通融一下吧。

路易丝无法控制自己。她像枪杀哈伦时那样怒火中烧。

路易丝:我不去得克萨斯!

塞尔玛:为什么你从来没对我说过,你在得克萨斯出了什么事?

路易丝:记得那个脱了裤子爬到你身上的男人吧。就这样。得克萨斯决不该是咱们落到警察手里的地方。

路易丝家。哈尔警探潜入房间。屋子里井井有条。哈尔用手指划过桌面,想从灰尘的厚度判断,主人已经离家多长时间。然后走到摆满照片的小桌前。其中有一张是年轻的路易丝,题词是:“生日快乐,亲爱的。”

“雷鸟”在公路上奔驰。一架正在周围的农田上喷撒农药的飞机从汽车上空掠过。两人跟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唱起了二重唱。塞尔玛甚至随音乐的节奏左右摇摆。

餐厅。哈尔来到路易丝工作的餐厅,正在与经理交谈。

汽车一如既往地向前奔驰。圆鼓鼓的风滚草在狂风中飞来飞去。塞尔玛见到路旁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孤零零的身影。她扮了个鬼脸,像小狗一样哀哀叫了两声,路易丝投降了。

路易丝:行,行,好吧。

汽车在小伙子面前停下,他爬上后座。塞尔玛感激地对路易丝笑了笑。

迪金森家。哈尔警探前来拜访达里尔,他仍然坐在电视机前。

哈尔:昨天“银箭”夜总会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许多客人看见,有一辆1966年产的敞篷“雷鸟”车曾经飞快地离开夜总会。这辆车属于路易丝·索耶。我们有理由相信,您的妻子当时也在车上。

达里尔目瞪口呆,双手抱住头。

达里尔:什么?您说什么?

达里尔激动之中一脚踩到看电视时还狼吞虎咽的比萨饼上,警察不禁莞尔一笑。

达里尔:见鬼!——他气冲冲地喊道。

汽车里。戴白帽子的小伙子大大咧咧地靠在后座上。塞尔玛转过身面对着他,脸上的酒窝时隐时现。

D. J: 塞尔玛小姐,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您不要孩子?要知道繁衍后代可是上帝的旨意。

塞尔玛:达里尔,我的丈夫说,还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他说,他自己还是个孩子。他甚至为自己的幼稚沾沾自喜呢。

路易丝:他有什么可美的?……

塞尔玛:路易丝和他合不来。她认为他是牲口,是头猪。

路易丝:还能是什么?他就是一头猪。

D. J: 塞尔玛小姐,您非常年轻就嫁人了?



塞尔玛:我结婚已经四年了。除了达里尔,我从来没有过其他男人。

D. J:也许您会生气,不过我还得说,照我看,您丈夫很不讨人喜欢。

塞尔玛:我生什么气?他确实又蠢又笨又讨厌。

D. J 注意地眺望前方。两辆警灯闪烁的警车迎面驶来。

D. J:您最好开慢一点儿,路易丝小姐,警察可就在旁边。

听见这番警告,路易丝离开公路,将车直接开上大草原,身后卷起滚滚尘烟。一口钻井挡住他们的去路。井台上竖着几十根用于平原深层采油的机械杠杆。汽车绕过油井,重新跃上公路。

D. J:要是您老这么兜圈子,大概会收到不少罚单吧?

路易丝:一到俄克拉荷马,你就下车。——路易丝粗暴地打断他。

警察局。哈尔侦探正在与联邦调查局的代表马克斯通电话。

哈尔:我们在车前盖上找到了塞尔玛的指纹。另外,她丈夫说,她随身带了枪和很多东西。不过最奇怪的是,她怕枪怕得要命,枪是她丈夫给她买的,因为她总是一个人留在家里。她不但不会射击,连靠近它都不敢。枪已经买了好几年了……

联邦调查局。

马克斯:他们的枪什么型号?

警察局。

哈尔:38口径。

联邦调查局。

马克斯:她们去哪儿啦?

警察局。

哈尔:去山上一个朋友家。可是她们并没有在那里露面。

俄克拉荷马。路易丝下了车直接走进“维代尤尼”公司分部。

“维代尤尼”接待处。

路易丝:我来取一笔给路易丝·索耶的汇款,或者代号是“桃子”。

侍者粗粗地翻了翻所有的单据,摇摇头。一个坐在角落读报的男子出人意料地站起身,朝路易丝走来。这是吉米。

吉米:是谁在念叨我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桃子”?

路易丝喜出望外地看着吉米。

路易丝:你在这里做什么?

吉米:来看看你……(对待者 劳驾,请给我开间房。我用信用卡结帐。

路边。路易丝和吉米走到汽车旁。塞尔玛和 D.J 在后座上相拥相抱,刚刚放开手。

塞尔玛:天啊,吉米,你在这里做什么?

吉米:别问我,这样我就不用撒谎了……

塞尔玛:答得不错。

吉米询问地看着小伙子。

塞尔玛:这是 D.J。他马上走。他是个大学生,我们顺路带他一程。

D.J 走下车。下起雨来。塞尔玛无限惆怅地望着他修长结实的背影。

塞尔玛:看他走路的姿势!真正的牛仔。

她目送着他,直到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遮住了她的视线。

吉米:塞尔玛,我帮你开了间房,去休息吧。

塞尔玛:说到休息,我向来悉听尊便。——塞尔玛嘲笑道。

塞尔玛和路易丝的客房。塞尔玛躺在床上。路易丝手里拿着满满一袋钱,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

路易丝: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她郑重地说道,把纸袋递给塞尔玛。塞尔玛肃然起敬地看看钱,又把目光转向路易丝。

塞尔玛:你对吉米怎么交待?

路易丝:一字不提。我什么也不打算对他说。何必让他卷进来呢?

塞尔玛(不无嘲弄地):还用你来保护他?

路易丝:我并没有请他来,说到底,他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儿,只不过他喜欢追我。

塞尔玛:现在他不得不忘记你。

路易丝:塞尔玛,你能不能不说话?

路易丝火冒三丈。有一刻她简直想挥拳向女友扑过去。但她很快便消了气儿,心平气和地对待塞尔玛。

路易丝:我求你一件事——你把这些钱藏好,万一有事儿,就往吉米的房间打电话。

塞尔玛接过钱,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重叹了口气。

塞尔玛:要我等你吗?

路易丝走出房间,没有回答她。

吉米的客房。花瓶里插着一枝鲜红的玫瑰。听见敲门声，吉米拿起玫瑰，藏在衬衫下。开门后郑重其事地献给路易丝。两人走进房间。吉米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路易丝，被她一口回绝。

吉米：现在说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路易丝：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到时候你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吉米：怎么，你爱上其他人了？

路易丝：不，不是这种事。

吉米：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这么扔下我，一走了之？还是你杀了人？

路易丝（吃惊地望着吉米）：够了，够了。我要走了！

吉米靠近路易丝，抱住她的肩头，但她仍然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吉米狂怒地砸起家具来。路易丝见此情景向门口走去。吉米挡住她的去路。

吉米：我跑到这儿，就是为了送你一样东西……

路易丝：我在呢——送吧……

吉米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结婚戒指，路易丝拿起来，兴味索然地在手中摆弄。

吉米：怎么？你不盼望这件礼物吗？你要不要试一试？

路易丝：为什么这么突然，吉米？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吉米：我从你的声音里听不出一点儿激动。我坐飞机飞了两个州，就是为了来见你。你是知道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坐飞机。

路易丝慢慢盖上小盒子，始终没有把戒指戴在手上试一试。

路易丝：多美的故事，只可惜对象不该是我。也许你还是把它送给别人吧？

吉米：我不是只为这个。我是不想失去你。可看来你已经决定离开我。

路易丝：这不是结婚的理由……

吉米：我以为你想结婚……

路易丝：是的，我想结，但不是这样……

路易丝依然站在门口，随时准备转身离去。吉米扶起掀翻在地的家具，然后坐在沙发的扶手上，神情忧郁地望着路易丝。

塞尔玛和路易丝的房间。塞尔玛刚洗完澡，湿淋淋的头发披在肩上，身上穿着一件暴露的睡裙。她徒劳地想用牙起开一瓶威士忌。有人敲门。站在她面前的正是 D.J 本人。雨水顺着他的白帽子流下来。塞尔玛疑惑地打

量来者。

**D. J:** 塞尔玛小姐, 是我。意外的惊喜, 不是吗? 刚才我站在这里等着顺风车, 可心里一直惦记着您……外面的雨下得又那么大。

几句话说得塞尔玛怀疑的神情无影无踪。她垂下头看着地板, 窗外大雨如注。

**D. J:** 我真是个白痴, 您不必为我倒胃口。再见, 塞尔玛小姐。我这就走。

一闻此言, 塞尔玛笑逐颜开, 牵着 **D. J** 的手进了房间。

吉米的房间。吉米和路易丝并肩而坐, 严肃地交谈着。

吉米: 你以为, 我喜欢偷空儿见面吗?

路易丝: 不过你我都明白, 这一切只能这么结束……

吉米: 我想, 你也许并不爱我。

路易丝: 不, 我爱你。可眼下我决不能犯错。你求婚的时机不对, 现在该分手了。

塞尔玛和路易丝的客房。**D. J** 和塞尔玛坐在床头, 玩小孩子们的打手心游戏: 看谁躲得快。

**D. J:** 不, 这不公平。你手上的金属太多了……

**D. J** 从塞尔玛手上褪下手镯和戒指, 放在一旁。塞尔玛含笑注视着。见到她赞许的目光, **D. J** 纵身像跳弹网似地在床上跳来跳去。

**D. J:** 对我说——快长大, 快长大。我是一名跳伞员。

**D. J** 重重躺在塞尔玛身边, 当他转身的时候, 背上的纹身清晰可见。

塞尔玛: 你不太像大学生。谁在大学里等你?

**D. J:** 除了监察人员, 没别人等我。我从他眼皮底下溜掉了。

塞尔玛: 什么监察人员? 怎么, 你是个犯人?

**D. J:** 不, 我早就不是犯人了……我被保释了, 所以我已经不是罪犯了。

听见这番话, 塞尔玛张口结舌。眼睛里冒出兴奋的火花。

塞尔玛: 那你为什么坐牢? 抢银行?

**D. J:** 不, 我从不抢银行, 只抢小地方——加油站啦, 商店啦……

塞尔玛: 你是怎么干的? 快说说, ——她不肯罢休。

**D. J:** 首先找好位置, 观察它。然后等待时机, 迅速地解决问题。这可是天生的本领, 教也教不会。反正我不想再提那些事了……

塞尔玛哈哈大笑,非要 D. J 示范一下,他是如何“工作”的。D. J 让步了。他勉勉强强地从床上爬起来,抄起吹风机,别在腰里当做手枪。从台灯上取下自己的白帽子,开始表演。

D. J: 你进了门,掏出手枪,说:“女士们,先生们,请保持安静,统统趴在地上。请不要头脑发热,不然您会掉脑袋的。您,这位先生,请拿着这顶帽子去收钱。这回您对您的孩子们有得说了。”等钱到手,赶紧溜之大吉。

塞尔玛(欣喜地):你真是一位绅士。

D. J: 你知道,抢劫也需要动脑子,才不会给其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D. J 的故事让塞尔玛神魂颠倒,她给了 D. J 长长的热烈的一吻。

塞尔玛:你这个可爱的家伙!

吉米的客房。路易丝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坐在沙发上,表情冷漠。吉米背靠床头吸着烟。

路易丝:你记得咱俩认识的时候吗?

吉米:记得。我说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路易丝站起身,坐到吉米身边。

路易丝:那我怎么说?

吉米:你闭上眼睛问我,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我没答上来。

路易丝用手捂住吉米的眼睛。

路易丝: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吉米:褐色。

路易丝把吉米拉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亲吻他。

塞尔玛和路易丝的客房。塞尔玛躺在床上,注视着站在对面的 D. J 运动员般匀称的身体。D. J 俯下身,抓住塞尔玛的脚腕拉过来,温柔地吻着她的腹部。塞尔玛从床上坐起来,久久地欣赏 D. J 年轻的身体,然后把他拉向自己。他们在床上翻来覆去,热烈地拥吻。

吉米的房间。吉米睡着了。路易丝站在窗边,看着饭店的侍者们如何打扫卫生。他们清洁泳池,浇灌草坪,冲洗街道。

咖啡座。路易丝和吉米吃着早餐。吉米闷闷不乐。路易丝显得很平静,甚至露出了微笑。

吉米:说吧,你有什么麻烦?为什么要逃跑?我一个字也不会对别人说。没人知道我们见过面。

路易斯:假如明天有人逼你吃药呢?你就全部交待?

吉米:我会把药吐出来。你想不想我和你一起走?

路易斯:不,吉米,这主意不好。我们以后会见面的。

吉米深深叹了口气。

吉米:好吧……我叫的车来了。戒指你留着。最重要的是你的幸福。

路易斯:我很幸福,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吉米:也许该给你的老吉米来个告别吻吧?

路易斯:过来,吉米老家伙……她那栗色的卷发与爱人的黑发交织在一起。听见一声响亮的抽泣。不过,当路易斯靠在椅背上的时候,她的表情异常平静。她用宁静的目光目送吉米离去。

女侍走上前,为路易斯续上咖啡。

女侍:幸好他走了,不然谁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她的噪音既难听又刺耳。路易斯吃惊地听着女侍喋喋不休,笑容慢慢从嘴角隐去。

塞尔玛大大咧咧地走进咖啡室,一屁股倒在路易斯身边的椅子上。她的头发张牙舞爪,目光里焕发出满足的光彩。

塞尔玛:早。

路易斯:你的头发怎么啦?

塞尔玛:乱了呗……

路易斯:你究竟怎么搞的?是吸毒还是疯了?

塞尔玛扮了个鬼脸,翻开衬衫领子,露出脖子上的青瘀,同时兴奋地大叫一声,旁边桌上的顾客均侧目而视。

塞尔玛:D.J来了。和他在一起可真棒。我简直没法跟你说,他都做了些什么。(塞尔玛做了个手势,表达她的未尽之意)我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自己完全变成了个人……

路易斯:真不容易!早该这样!那他现在在哪儿?

塞尔玛(无忧无虑地):在洗澡……

路易斯:塞尔玛,你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那钱呢?

塞尔玛脸上无忧无虑的神情逐渐消失了。

塞尔玛:放在床头柜里。没问题。他不敢把钱拿走。你干什么?

路易斯从桌旁一跃而起。塞尔玛又哭又喊地跟着她。

塞尔玛和路易丝的客房。路易斯冲进房间。床头柜上只剩下一只空纸

袋。钱和 D.J 无影无踪。路易丝缓缓跌坐在床边,两手抱头,号啕大哭。

塞尔玛像只母老虎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随手捧着东西。

塞尔玛:我这辈子都不走运,这回又是。这狗娘养的居然把我们抢了!  
(塞尔玛坐在路易丝身边,路易丝哭得浑身颤抖 路易丝,你怎么啦?这全是我不好。路易丝。一切都会好的。

路易丝想试着笑一笑,却满面泪水。

路易丝:不,塞尔玛。你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怎么办?上哪儿去弄钱?我们用什么买汽油?你以为,人家看见咱们美丽的眼睛就会给你加油吗?不,这真太可怕了,亲爱的塞尔玛!

路易丝又抱住头,失声痛哭。

塞尔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镇定。

塞尔玛:你先别着急,宝贝。上车去,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塞尔玛收拾东西,把哭哭啼啼的路易丝强拉出房间。

迪金森家门前的马路。四辆警车冒着瓢泼的大雨驶到屋前。见到这种场面,达里尔睁大了双眼。他飞快地给客人们端上咖啡。

屋子里暖烘烘的。窗外雨势滂沱。

哈尔(脱下雨衣:全湿透了……我们给您的电话装了监听器,这样就可以监听您妻子打回来的电话。

达里尔(疑惑地:我不用掏钱吗?

马克斯:我们会派一个人,一直守在您家里。最重要的是,您不能表现出来您已经有所察觉。我们需要确定她们的位置。因此尽量拖延谈话时间。您和她的关系好吗?

达里尔:我爱塞尔玛。

马克斯:您和她亲热吗?

达里尔:是的,大概吧,我们很亲热。不过这会儿根本用不着亲热。

马克斯:简而言之,万一她打电话来,请您尽量对她温柔一点。表示您非常想念她……

达里尔点点头,竭力迎合这些警察。

达里尔:好的,好的,既然您发了话。

女伴们的汽车挟着滚滚黄烟,停在一幢标明“超市”的建筑物旁。塞尔玛戴上墨镜,精神抖擞地朝商店走去。

路易丝萎靡不振,香烟也不能使她打起精神,只抽了一口,就把烟扔掉了。路易丝觉得有人注意她。她四下张望,发现两位老太太,正隔着窗户仔细打量她。路易丝取出口红,想抹抹嘴唇,她向后视镜探过身去,却无力地滑坐在椅子上。

塞尔玛拎着大包从商店里飞奔而出。

塞尔玛:快开车!——她拼命大叫,跃过车门,将提包扔在后座上。

汽车猛地发动,像出膛的子弹一样飞奔向前。路易丝开车。她冷漠的表情已荡然无存。两人的头发迎风飞舞,衬得她们意气风发,活力四射。

路易丝:出什么事了?

塞尔玛:咱们不是需要钱吗,我谁也没打死。需要钱就有钱。路易丝,这下你就别担心了!

路易丝:这是怎么干的?你说什么了?

警察局。警察们围在桌旁,观看遇抢的商店里的录像,塞尔玛的丈夫也在其中。塞尔玛戴着一副墨镜,手里举着枪,活像一名地地道道的劫匪。她正用彬彬有礼,但却不容抗拒的声音发号施令。

塞尔玛: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大家趴到地上去。不要头脑发热,不然可能会掉脑袋的。您,先生,拿着这顶帽子去收钱。这回您对您的孩子可有的说了,还有您的孙子。把东西都放在这个包里。请您闭上嘴!但愿你们舒舒服服。再给我放一瓶“白突厥人”牌威士忌。请您也趴在地上。谢谢。您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走之前,请不要从地上站起来。

塞尔玛抓起书包,仍然举枪瞄着众人,离开了商店。

男人们一面津津有味地大嚼面包,一面观看商店里发生的事情,好像欣赏的是一部精彩的警匪片。当录像结束的时候,屋子里鸦雀无声。之后传来绝望的哭泣。

达里尔:我的天!——他呻吟着,精疲力尽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马克斯:瞧见了吧!

哈尔:这就是了!

“雷鸟”向着南方越开越远。道路两侧是配备人工降雨装置的种植园。路易丝开着车,她情绪高昂。

塞尔玛:哎,路易丝,开慢一点儿,不然公路警察会为超速给我们找麻烦的……路易丝,咱们为什么大白天跑到大路上来?



路易丝:这当然很危险。不过我想离你的犯罪地方越远越好。

想起那次成功的抢劫令塞尔玛兴奋不已。她挥舞着双手开怀大笑,取出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又打开一瓶新的。

塞尔玛:谁能想得到?我觉得自己好像抢了一辈子商店似的。

路易丝:这么说,实现自我价值了?

塞尔玛:也许吧……

路易丝:那么你成了咱们的职业强盗了?

塞尔玛:完全正确……

汽车赶上一辆巨大的油罐车。它那镀铬的表面宛如装在车轮上的球形镜,映得周围的景色歪歪扭扭,奇形怪状。

路易丝:老是这样。你越着急,就越有人挡你的路。他怎么了?整天都想这么慢悠悠的?

油罐车的司机从车窗里伸出手,做出超车的手势。塞尔玛又起开一瓶威士忌。

塞尔玛:看,多可爱的人!让我们先过……这些大卡车的司机都是好人!

两车并行的时候,女友们看见车身上贴着一张黄色的招贴画。司机按响喇叭,引起两个女人的注意,然后用舌头和手比了一个下流的动作。

塞尔玛:这头猪……

路易丝:这些人都是一路货!你还说他可爱。(两人的汽车超过油罐车,司机仍然按着喇叭。滚开,蠢货!

吉米的汽车冒着大雨驶进车库。他拎起行李向屋子走去。一名男子挡住他的去路。

男子:您是吉米·格里尼克?

吉米:谁想打听?

男子:州刑侦处。

“雷鸟”停在一座废弃的火车站旁。几幢简陋的小房子散布在铁路两旁。赤日炎炎,满目苍凉;晴空万里,酷热难当。路易丝来到水龙头前,冲洗燥热的身体。她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荫凉处,头戴一顶白颜色的帽子。骨节粗大的双手拄着拐杖。

路易丝走到老人身边,他客气地抬了抬帽沿。路易丝坐在他身旁,一动不动,缓解旅途的疲劳。然后除下一个又一个戒指,包括吉米送给她的,吃力

地从肿胀的胳膊上褪下手表，摘掉耳环。路易丝将这堆东西捧到老人面前，后者那昏花的老眼不解地看着这些首饰。路易丝指了指他的白帽子。

塞尔玛从木板搭就的厕所里跳出来，上衣后背透出一块大大的汗渍。她把手帕在水中浸了浸，惬意地擦洗火热的身躯。

路易丝辞别老人，向女伴走来。

路易丝：塞尔玛，应该给达里尔打个电话，看看他知道没有。如果他有所觉察，马上挂断电话。这就意味着你家的电话被人监听了。

塞尔玛：监听？

路易丝：你以为会怎么样？故意杀人，持枪抢劫。你我二人是两名危险的罪犯。

塞尔玛：难道不能说成是自卫吗？

路易丝：你说什么都行。可谁会相信咱们呢？

塞尔玛：但是谁也没看见……当时只有你我在场……我会说，他想强奸我，而你是为了救我……

路易丝：行不通的，亲爱的塞尔玛……没有任何证据，也不存在肉体伤害。现在说他碰过你都没法证明。

塞尔玛：不错，法律确实很深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路易丝：无论如何我们无法为抢劫辩护。

路易丝仔细地在水里洗了洗颈上的丝巾，系在脖子上。抓起老人的白帽子向汽车走去。塞尔玛惊奇地望着帽子。

塞尔玛：你从哪儿弄的？

路易丝：我抢的……

警察局。达里尔和众多来访者挤在一张长椅上。哈尔侦探紧紧抓着戴白帽子的年轻人经过此地。达里尔朝哈尔冲过去，哈尔无动于衷。相反，那个小伙子——也就是 D. J 先生本人——却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

D. J(指指达里尔：这人是疯子？

达里尔：是迪金森夫人的丈夫。

D. J：看她找的男人！和我想像的差不多……

哈尔和马克斯正在审问 D. J。D. J 表现得肆无忌惮，时不时将香烟喷到警探们脸上。

哈尔：你这 6,600 元现金从哪儿来的？

D. J: 朋友给的。

哈尔: 我们今天和一个人谈过话, 他说他曾经给路易丝·索耶留下这么一笔钱。你认识索耶小姐吧?

D. J: 是的……可能是那个开车的女人……

马克斯: 这么说, 是她们把你带到俄克拉荷马州的汽车旅馆? 这人说, 当时车里有一个年轻小伙子, 而且从照片上认出了你。此外, 他还证实, 你和迪金森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D. J 脸上浮现出得意的讪笑。

D. J: 是啊, 总的说来, 我们趣味相投。

马克斯: 你知道索耶小姐和迪金森夫人与一桩杀人案有牵连吗?

D. J: 杀人案?

D. J 的声音透出不加掩饰的惊奇。

马克斯: 你不认为她们在逃避法律吗?

D. J: 没有……她们确实有点儿神经兮兮的。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

哈尔: 听着, 你已经让我的神经受够了……

马克斯: 我也是……

D. J: 我非常乐意留下与两位单独相处……

哈尔: 不。我有个更好的建议。(对马克斯) 请允许我们单独呆一会儿。

马克斯离开房间。D. J 察觉形势有所改变, 便把帽子扣在脑袋上, 为自己壮胆。

D. J: 我做什么啦? 我可什么都没做。

哈尔: 那你就好好想想! 也许你会想起来的……(哈尔掀翻 D. J 架在桌上的双脚) 听着, 我有个想法, 准备证实一下。如果不是你抢走她们所有的钱, 塞尔玛·迪金森怎么会去抢劫呢? 你以为如何? 为什么不说话?

D. J: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钱? 先拿出证据来……

哈尔一把扯下这名小贼头上的帽子, 用帽子将他痛打一顿。然后揪住他的领口, 直对着他的脸。

哈尔: 那两个姑娘本来可以脱身的, 可你断送了她们的机会。现在她们会有更大的麻烦。记着, 你也要为此负责。我决不会可怜你的。所以把知道的情况全都说出来。也许对她们、对你都有帮助。否则你就在监狱里等死吧。明白我的意思了?

D. J(忙不迭答道):明白,明白……

达里尔仍然坐在警察局的走廊里。他的样子忧心忡忡。哈尔和 D. J 在警察的簇拥下走出来。

哈尔:迪金森先生,请稍等。我必须和您谈谈。

D. J 趁机挤到达里尔身边,厚颜无耻地笑望着他。

D. J:我喜欢你的妻子……

达里尔纵身向他扑去,被四名警察拽住。D. J 逃到安全的地方,见到达里尔愤怒的目光,他懒懒地叹口气,扭肩动胯做了个不雅的动作。

汽车在黄昏时分驶进一座小镇,停在加油站旁。两人走下车。

路易丝(对工人):加满油。对了,你们这儿有电话吗?(工人朝酒吧的方向摆摆头)谢谢……

酒吧。两人走进室内。不多的几个客人稀稀落落地坐在柜台边看别人打台球。当塞尔玛投币拨号的时候,路易丝警觉地环顾四周。

迪金森家。警察们舒舒服服地呆在客厅里,他们一共七个人。马克斯胸前围着一条干净的大餐巾,他们正在吃早餐。电话铃响了。达里尔拿起话筒。警察们跳起来,围到他身边。

达里尔:噢,塞尔玛呀,你好,你好啊!——他故作快乐地喊道。

酒吧。塞尔玛挂上电话。

塞尔玛:他知道了。

路易丝一动未动,若有所思。然后接过塞尔玛手里的钱币,拨起号来。

迪金森家。电话响了。警察们又跳起来,围在达里尔身边。

酒吧。路易丝专注地等待回答。塞尔玛走去买了一杯可乐,递给女友。

路易丝:你好,达里尔。请让警察接电话。

迪金森家。

达里尔:你说什么呀?这儿没什么警察。你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酒吧。路易丝发起火来。

路易丝:关你什么事?快找个警察听电话……

迪金森家。哈尔拿过听筒。

哈尔:我是圣路易斯的哈尔·斯洛克警探。你们带着枪要多加小心。我认为你们做得有点过份了。情况怎么样?

酒吧。路易丝脸上泛起一丝嘲笑。她喝了一口可乐。

路易斯:等咱们有空儿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再聊吧。

迪金森家。

哈尔:我想说的是,目前你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我们只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当然,俄克拉荷马州的警察局正为抢劫商店的事情寻找迪金森太太……还有,索耶小姐,我要提醒您,你们到不了墨西哥的。

从特写镜头可以看出,哈尔真心同情她们。他的语气平静而友好。

酒吧。听到这句警告,路易斯挂上电话,冲出酒吧。她又像前几次那样勃然大怒。

路易斯:你的D.J——那个狗娘养的,小混蛋!警察怎么知道咱们要去墨西哥?(塞尔玛想插嘴为自己辩护,却没成功)是你对D.J说的?

塞尔玛:没有。我只是说——如果你去墨西哥,也许可以找到我。我还以为他什么也不会对别人说呢。

听见这番坦白,路易斯越发怒不可遏。

路易斯:他不会说!除了从我们这里抢走的钱之外,说出来对他能有什么损失?你怎么这么蠢?我们本来有两处优势。警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现在他们全知道了。

路易斯把可乐杯用力扔在地上,就像一个泼妇,准备消灭任何碍事的家伙。塞尔玛对此一清二楚。她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子,默不作声地坐到女友身边。路易斯气冲冲地摔上车门,朝塞尔玛俯过身来。

路易斯:不许再胡说八道。不要这么心直口快。这关系到咱俩的前途。

塞尔玛乖地点点头,眼里闪动着悔恨的泪花。

迪金森家。警察们惬意地散坐在电视机前。他们被一部爱情电影深深吸引住了。达里尔在不远处倚墙而立。

女子(电视里):是的,当然了,我的小男孩,你该走了。

男子(电视里):不要以为我不爱你。我知道,你是多么想得到这份工作。

听到这段话,达里尔心碎地摇摇头,把电视转到其它频道。警察们对他怒目而视。达里尔做了个后悔的手势,请警察们继续收看电影。

男子(电视里):咱们结婚吧。

夜。“雷鸟”在公路上奔驰,丝毫没有减速。汽车驶上高原,风化的山岩好似一座座巨大的石像,环绕着四野八荒,在夜幕的笼罩下宛如古堡的废墟。路易斯心平气和,脸上露出宁静的微笑。塞尔玛快活地四下张望。

塞尔玛:多美啊!

路易丝:是啊。

塞尔玛:我一直想出去旅行。就是没有机会。

路易丝:现在机会到了。

塞尔玛带着童稚般幸福的微笑酣然入睡。路易丝顽强地与睡魔搏斗。她小心翼翼地从小山一般矗立的油罐车手里拿过几乎喝光的威士忌酒瓶,啜了一口。

车子停下。路易丝踏上芳草萋萋的原野,极目远眺。茨冈人的歌声清晰可闻。路易丝见到第一缕阳光穿过厚厚的云层,普照大地。塞尔玛走过来。

塞尔玛:出什么事啦?

路易丝:没什么。

塞尔玛感受到女友的情绪,会心地笑了。

汽车重新驶上公路。高原在旭日的映照下瑰丽多姿,美不胜收。

塞尔玛查看地图,徒劳地想找到一条适合她们的路线。她的注意力被前方小山一般矗立的油罐车不断鸣响的喇叭所吸引。

塞尔玛:嗨,看,又是那个家伙!

已经露过面的司机使尽浑身解数来引起女伴们的注意,用手和舌头重复着下流的动作。塞尔玛转过身,背对着他。

司机:喂,小妞,停车吧?一起玩玩儿!我准备好了!

塞尔玛掉过头以示抗议。路易丝目不转睛地看着路面。

塞尔玛:我可没理他。

路易丝笑了笑,深深吸了口烟。

汽车超过油罐车,冲上开阔地。初升的阳光为山岩和大地抹上一层金黄和粉红,连汽车卷起的滚滚尘烟也泛着珠光粉的色泽。

塞尔玛环顾四周,不时地呷口酒,冷不防难以克制地哈哈大笑。

路易丝:你怎么啦?

塞尔玛:哈伦……

听见这个名字,路易丝一下绷起脸。醉醺醺的塞尔玛笑个不停。

塞尔玛:他那时怎么说的?“亲我的屁股”,而你“啪”!就完了。

塞尔玛学着垂死的哈伦痉挛地抖动。

路易丝:这根本不可笑。——她冷冰冰地说。

塞尔玛(吃吃笑道):我知道……(她寻根问底地盯着路易丝的脸)你也有

过这种事？在得克萨斯？你在那里被强奸了？

路易丝愤怒地瞪大双眼。她停下车，向塞尔玛俯过身，抓住她的衣服。

路易丝：记住。我不想谈这个话题。明白吗？今后也不许提……

塞尔玛感到自己闯了禁区，连连道歉。路易丝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重新发动了汽车。

汽车在蜿蜒曲折的高原公路上行驶，俯拍时可以看见风景如画的山岩。警笛长鸣。一辆警车紧紧跟随两人的汽车。路易丝心急如焚。她惊慌失措，信心全无。塞尔玛想藏到座椅下躲起来，嘴里不停地祷告。

路易丝：噢，见鬼！塞尔玛，咱们必须停车。

塞尔玛：然后怎么办？

路易丝：我不知道。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开一张罚单就没事了……

“雷鸟”停在一处美丽如画的山岩下，警车驶上前来。公路警察用高音喇叭命令她们熄火。然后戴好帽子，威风凛凛地向两人走来。黑色的制服，黑色的长筒靴加上黑色的帽子，使他看上去不可一世。

路易丝从后视镜里观察着警察。

路易丝：天哪！简直像个纳粹分子……他过来了。

塞尔玛和路易丝巴结地冲他微笑。

路易丝：您好，警官……出什么事了？

警官：您的驾照……

路易丝早有准备地打开皮包，取出驾驶执照。

塞尔玛向警察频送秋波，想要讨他的欢心。

塞尔玛：我告诉过她别这么着急。

路易丝：难道我开得快吗？

警官：时速 110 英里……请您下车跟我来。

路易丝顺从地跟着警察，坐到他的车里。塞尔玛单独留下来。她重重叹了口气，陷入深思。

警车里。

警官：摘下墨镜。

路易丝：怎么，我有麻烦了？

警官：不错，麻烦大了……

警官拿起对讲机开始报告。这时塞尔玛突然现身，用枪口瞄准警官的太

阳穴,命令他下车。路易丝惊愕万分地望着塞尔玛。她没料到塞尔玛这么老练。警官从车里爬出来,妄自尊大的模样荡然无存。他听话地把手放在脖子后面。塞尔玛对准他,时刻准备扣动扳机。

塞尔玛:警官,您不愿意我开枪吧!如果您和总部联系的话,您就会知道,我们是两名危险的罪犯。特别是我。我并不想打死您。(对路易丝)摘下他的枪。

路易丝顺从地执行塞尔玛的每一道命令。但同时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塞尔玛:我发誓,三天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本事。要是您见到我丈夫达里尔,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成了这样。(对路易丝)向无线电开枪。不是这个,他们警方的无线电。

路易丝向设备射击,然后询问地望着塞尔玛。

路易丝:行了吗?

塞尔玛赞许地点点头,用枪抵住警官的脖颈,押着他走到后备箱前。

塞尔玛:现在,请您坐进后备箱。

警官:我还有妻子和孩子。

他号啕大哭。路易丝无限同情地看着这一切。

塞尔玛:您真走运。您对他们很不错……我丈夫对我就不好——您看,我就变成这副样子了。

警官躺进后备箱。路易丝一边道歉,一边摘下他腰间的子弹带。她在警官头上忙碌着,惟恐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似的。塞尔玛仍然双手举枪。

路易丝:请接受我的歉意。

塞尔玛:还有我的。

塞尔玛锁上后备箱。传来一声声响亮的抽泣。她把行李箱的钥匙远远地扔到路边的草丛里。

塞尔玛坚定地走向汽车,坐到司机的座位上。路易丝坐在她身边。

路易丝:你准备好了?发动吧。

塞尔玛:我觉得好像从小就这么干似的。

路易丝:不错。

塞尔玛开着车,同时给手枪装上子弹。路易丝将一排新的子弹夹插入警察的手枪里。“雷鸟”在风景如画的高原上弯来转去,留下一道金色的尘烟。

塞尔玛:你认为离墨西哥还有多远?



路易斯:我看我们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了。咱们最好掉个头,否则他们找到那个行李箱里的警察之后,全州都会出动抓咱们的。

牛仔放牧的羊群挡住了道路,这让开车的路易丝火冒三丈。

路易斯:咱们卷进这件事真是不值得。现在警察全都可以对我们开枪。为什么我不立刻上警察局呢?

塞尔玛:我来提醒你。你当时说,谁也不会相信咱们……不过现在咱们还是自由自在,健健康康地活着……想想那个男人是怎么嘲笑我的!……要不是你制止,我会怎么样!他会毁了我的一生。我不会可怜这个败类。只可惜是你宰了他,而不是我。

迪金森家。警察们闲得无聊,个个无精打采。有人在沙发上打盹儿,有人看杂志,有人毫无目的地在客厅里徘徊。电话响了。马克斯抓起听筒,立即交给哈尔。警察们专注地听着电话录音。

哈尔:路易斯,你们怎么样?

电话亭。路易斯没好气儿地揪扯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路易斯:不太妙。一切都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哈尔(电话里的声音):你们到底在哪儿?

路易斯:不清楚,不过我们从这里看得见你们。

塞尔玛站在不远处,倾听两人的谈话。

迪金森家。

哈尔:我有一种感觉,咱们认识很久了。

哈尔亲切地笑了笑,仿佛在和老朋友聊天。

路易斯(电话里的声音):不,您不认识我……您相信,这一切都是偶然事件吗?

哈尔:我自己倒是相信,不过其他人呢?问题在于,现在这不像是偶然事件。你们是唯一能把情况澄清的人。你们应该帮助讲明白这个哈伦的事情。

电话亭。路易丝的脸一瞬间扭曲了。

路易斯: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塞尔玛围着路易斯走来走去,想听懂谈话的内容。

哈尔(电话里的声音):你们不想来自首吗?要知道越拖越糟糕……

路易斯:这可难说。

路易斯转身望着塞尔玛,塞尔玛站在不远处,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哈尔(电话里的声音):那么你们会被指控犯有杀人罪。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想活着出来吗?

路易丝(冷笑道):听您说“活着”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法庭、罪状和电椅……我还有什么选择?这是该好好考虑考虑……

哈尔(竭力表达得诚恳动人):我知道您为什么逃跑。我知道您在得克萨斯的遭遇。

塞尔玛走上前,坚决地按下了话筒,中断了谈话。

塞尔玛:够了,路易丝,该走了……

迪金森家。马克斯满意地搓着双手。

马克斯:找到了……

他扑到电话前,开始打电话。哈尔夺过他的话筒。

哈尔:马克斯,你必须带我去。

马克斯:不,我不再需要你了。你的角色演完了。

哈尔:我并不想她们有人掉脑袋。你知道这种情况。警察们急躁起来,局势会失控,这两个姑娘会被打死的。

塞尔玛坚定地走出房门,然后猛地一转身,面对随后而来的路易丝。

塞尔玛:快交待吧,你和那个警察都说了些什么?

路易丝:我不准备和任何人谈判。

塞尔玛逼视着路易丝的双眼,她的嗓音既温柔又果断,听起来很奇怪。

塞尔玛:如果你有所决定,我不会怪你。你有吉米,你会失去他……

路易丝:吉米算什么!

塞尔玛注意地望着路易丝。她仿佛有些忧伤,心平气和却又异常严肃。

塞尔玛:我的生活已经天翻地覆。现在我决不再走回头路。我只想活着,懂吗?

路易丝:我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不会去送死,仅此而已。

两人上了车。路易丝把住方向盘,鼓起勇气说道:“他们准备以杀人罪起诉咱们。”塞尔玛脸上现出一丝慌乱。

路易丝:警察说,咱们应该自己决定,怎么摆脱这种局面——活着还是死去。

塞尔玛:他为什么不对你说些让人开心的话呢?

塞尔玛从车窗探出头去,望着路边不断变幻的景色,若有所思。

塞尔玛:你睡着了吗?

路易丝:我的眼睛还睁着。

塞尔玛:我也睡不着。我觉得这一次我是彻底清醒了。过去那些日子好像都是在做梦,现在另外一种生活开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感觉到,生活变得充满了意义?

塞尔玛的声音慷慨激昂。路易丝听着女友的独白,淡淡一笑。她显然并不理解女友激动的情绪,但也不想破坏它。

路易丝:等到了墨西哥,咱们去海边喝“马格丽特”鸡尾酒。我们会生活在天堂里。

塞尔玛:我要去夜总会上班。

路易丝:那是当然。

塞尔玛:那个警察会出什么主意呢?他未必想得出更有趣的建议了。

路易丝:完全正确。

路易丝唇边现出忧郁的微笑。

对墨西哥天堂般生活的憧憬,使两人的情绪大大振作起来。她们随着收音机快活地唱起歌儿。塞尔玛远远看见前方的油罐车。路易丝加大油门,飞快地超了过去。司机探出身子,发现了她们。

司机:嗨,小乖乖,要不要来乐一乐?

两人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个眼色。

路易丝(装得尽量友好):你好啊……

司机:你们好。情况怎么样?

路易丝:挺好。

司机:我也不错。你们什么时候同意我的建议呀?

路易丝:我们准备好了。跟我们来吧。

汽车离开公路,开上了砾石遍布的高原。油罐车紧随其后。

司机跳出汽车,搔首弄姿地向两人走来。她们坐在车座的靠背上,摆出一副动人的姿态。路易丝摘下白色的草帽,散开头发。

司机竭力博得她们的好感。他扭动胯骨,发出一阵空洞嘶哑的笑声。

塞尔玛:你去哪儿?

司机:去普列斯诺。

路易丝:我们怎么一路上老是碰见你?摘掉眼镜,让我看看你。

司机有所准备地完成了要求,他是个一脸蠢相的中年人。路易丝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个欺负人的家伙。

路易丝(对塞尔玛):我看他太没教养了……

塞尔玛:你怎么能对根本还不认识的妇女讲这种话?如果有人这么对待你的母亲、姐妹或者妻子,你会怎么样?

司机:我不太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塞尔玛:我们说什么你清楚得很。你吐舌头干什么?看见你就够恶心的了,还把手放在腿上抖来抖去的……

路易丝:这是什么意思?表示你是个大白痴还是别有用意?

司机:你们简直是疯子……

他转身朝油罐车走去。路易丝抓起手枪,叫住他。

路易丝:你必须道歉,不然你会后悔的。

司机冲两人转过身,他的脸涨成猪肝色,挥舞着双手。

司机:去你妈的!

路易丝对准油罐车的车轮开了枪。轮子里的空气嘶嘶往外漏,油罐车渐渐沉下去。

司机:噢,天哪!你们这两个母狗,恶棍……

塞尔玛:他还不准备道歉……

路易丝:看来是的……

这次塞尔玛拿起自己的手枪。她的子弹直接射在油罐车上。只听得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司机瘫倒在地。路易丝坐在方向盘后,发动了汽车。“雷鸟”绕着司机转了几个圈。两人纵声欢呼。最后塞尔玛拾起司机那顶前面带着美国国旗的鸭舌帽。

司机:你们这两个混蛋!等着瞧!

一股股黑烟弥漫在大草原上。两人呛得不断咳嗽。

路易丝:这回有他好受的!

塞尔玛:让他吸烟去吧!这才是他应得的!

响起新的爆炸声,又一团大火冲上云霄。

公路上。一名骑着赛车的黑人来到那辆行李箱里关着警察的警车旁。他身上运动服五颜六色。他下了车,坐在公路护栏上,喝着水,抽着烟。传来敲打东西的声音。黑人吃惊地左右张望。警察从后备箱上被塞尔玛打出的

枪眼里伸出一根手指头来。

警察:喂,快打开!我在后备箱里。我是公路警察局的派克警官。钥匙在那边。

他用手指指向塞尔玛扔钥匙的地方。

黑人思考了片刻,然后深深吸了口烟,对准小孔喷进后备箱里。

一架警用直升机在熊熊燃烧的油罐车上盘旋。司机在下方挥动着双手东奔西跑。浓烟在螺旋桨的转动下形成一个个小涡流。

迪金森家。达里尔坐在电视机前。

电视里的声音:现在通缉路易斯·索耶和塞尔玛·迪金森。基本特征:路易斯·索耶——褐色眼睛,红色卷发,身高一米六八。被控犯有杀人罪。塞尔玛·迪金森——褐色眼睛,金发。身高一米八零。被控持枪抢劫商店,杀人从犯。(达里尔拭去一滴眼泪)两人均携带武器,极端危险。

女伴们的汽车仍然在公路上行驶。路易斯开着车,正在打盹儿的塞尔玛醒过来,心神不定地环顾四周,看见旁边并行的公路上有三辆警车疾驰。

路易斯:你看是追咱们的吗?

塞尔玛(尽量装作若无其事):谁知道。不过最好还是离开公路吧。

汽车突破铁丝网,冲上高原。三辆警车也离开公路,驶上高原,身后带起一串串尘烟。

几十辆警车从邻近的城镇开出来,参加对两名危险犯人的围捕行动。

路易斯望着后视镜,发现追捕她们的警车队伍。

路易斯:哎呀,见鬼!塞尔玛,快系上安全带!

一辆警车迎面高速驶来。眼看撞车已不可避免。路易斯拼命踩下刹车。对面的警车一头撞在路障上,翻了个身,在高原上滚动。

塞尔玛:这全是我的错。

路易斯:住嘴,塞尔玛!你什么错都没有。

塞尔玛:路易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很高兴,曾经与你同行。

老“雷鸟”和它的驾驶员展现出超凡的车技。追捕者的阵营里人仰马翻。警车多得彼此相撞,一辆接一辆被挤出了队列。

“雷鸟”冲开木栅栏,重新驰骋在广阔的高原上,将警车远远甩开。20多辆警车穷追不舍。它们像一群饿狼,追杀着唯一的牺牲品。

一座小桥横立路中。“雷鸟”刷地钻过桥洞。而一辆安装警灯的警车则卡在桥下。警察的追捕队被困在原地。能够摆脱围捕者简直是个奇迹。路易丝不由得刹了车,两人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塞尔玛抽起了平生第一支香烟。

塞尔玛:你——是个好朋友!

路易丝:你也是!不会有比你再好的人了!我喜欢和你一起度假。

塞尔玛:我大概有些疯疯癫癫的。

路易丝:你总是这样,不过这是你第一次解放自我。

塞尔玛:你车开得真棒。

路易丝感激地一笑。

女友们毫无戒备地沿着大峡谷的边缘行驶。在她们下方的大峡谷里,一架警方侦缉组的直升机正悄悄跟踪着她们。

四周的景色如此美丽,路易丝的视线离开了路面,欣赏着淡蓝色薄雾笼罩下的崇山峻岭。她一分神——汽车的前轮几乎悬在大峡谷上。路易丝用尽全力踩下刹车,把“雷鸟”从悬崖边倒开。

塞尔玛:咱们在哪儿?

路易丝:像是大峡谷。

塞尔玛:真美啊……

路易丝:是的……

直升飞机突然从“雷鸟”前方升起。螺旋桨上强大的气流吹走了两人头上的帽子。哈尔紧紧贴在玻璃窗上,努力看清两人的模样。路易丝踩下油门,准备再次摆脱他们,当她明白这一切已毫无意义后,便熄了火。警察们纷纷下车,准备捉拿逃犯。他们从各自步枪的瞄准镜里注视着这两个女人。

塞尔玛(回头观望):我的天!这是一支军队!他们全是冲咱们来的。

直升机降落了。哈尔和马克斯从机上跳下来。

哈尔:动用整支部队只为了抓两个女人!(对马克斯)停止这种屠杀!

马克斯:你别管!这是我们的例行程序。我已经后悔带你来了。

警察(通过麦克风发出命令):举起双手,让我们看见。你们的一切其它行为都会被视为对我们的抵抗。

塞尔玛询问地看着路易丝。路易丝掏出手枪作为回答。

路易丝:我不想向他们投降。

哈尔抓住马克斯的胸口。

哈尔: 必须采取行动! 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他们会把姑娘们打死的!

马克斯: 你还是自己冷静下来吧。

警察通过麦克风重复一遍命令。但女伴们仍然不为所动。塞尔玛对路易丝转过头, 脸上露出孩子气的甜美的笑容。

塞尔玛: 我们向前开吧, 来吧……

路易丝惊奇地望着女友。

路易丝: 怎么开, 去哪儿? (塞尔玛指指大峡谷) 你真吗?

塞尔玛点点头, 两个酒窝满含笑意。

塞尔玛: 来吧, 向前!

路易丝紧紧抱住女友, 在四天的旅行中, 她第一次无愧地表示自己对塞尔玛温柔的情感。她坚决地踩下油门。“雷鸟”启动了。哈尔向着移动的汽车扑过去。

哈尔: 站住!

“雷鸟”冲过大峡谷的边缘, 在空中滑翔。

路易丝握住塞尔玛的一只手, 高高举起。

她们放在后座的几件行李随风飘散, 四下飞扬。

老“雷鸟”在大峡谷的上空, 在这风与水共同创造出的自然奇观之上久久地, 久久地翱翔。

闪回片头两位女友的经历。

花枝招展的塞尔玛与路易丝坐在老“雷鸟”里, 这是她们饱经磨难的美国之旅中最忠实的伙伴。

两人拍照留念。

两人在公路上风驰电掣, 享受着自由与阳光。

塞尔玛兴高采烈地大谈自己的爱情故事。

女友们站在遍地石砾的高原上, 激烈地争执。两人手里都拿着枪。

最后一个镜头: 塞尔玛和路易丝望着观众。在她们欢乐动人的脸庞上, 看不出一丝的犹疑与痛苦。

(完)